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全德之人目擊而道存視四肢為懸垢等死生為晝夜不假修為而自能物物明平臧丈人不釣之釣伯昏無人不射之射凡有不存之存而始可與言道矣

田子方文侯師待坐於魏文侯數音稱谿工賢人文侯曰谿工子之

師邪音耶子方曰非也無擇音子方名之里人也稱道數音當與之論

往當於人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日子

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

子方曰其為人也真無假也人貌而天貌雖與人同而心則純乎天理虛緣而葆

音保真凡人之心未始須與不緣物真人則虛已而順物靜虛以養真也清而容物物無道清則多察而不足以容物彼則清而能容物之無道者正容以悟之則所告者不使人之

則清而能容物之無道者正容以悟之則所告者不使人之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程疏三

无

牛集十一

意也消則所改者不無擇何足以稱之言其無得也子方出文侯

儻然自失之貌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指順

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

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二句摹寫儻然自失之意求諸行而不得故口吾所學者真土梗耳此非學之所及故知其所以

鉗而不得故口吾所學者真土梗耳此非學之所及故知其所以

為之人也與真人異夫魏真為我累耳温白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

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

於知人心言其習於未學而昧於本體也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

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蘄音祈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

以振動也可振動我心也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

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威儀動容

周中規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從容動容也若龍有變化也若虎有文章也其諫我

也似子其道音我也似父交淺而言深則非得我於眉睫之間此所謂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也

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

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

容聲矣以目寓目至道盡在神會之中不待言語而意已喻矣雜摩詰與諸菩薩論不二法門獨文殊默而無言維摩詰亦無言正得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目擊道存之意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夫子馳亦馳步趨馳以馬為喻也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瞻音撐直視貌若乎後

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步也夫子言言也夫子趨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三 牛集十一

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

及奔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者步趨馳辯求之言語文章之問可追而及也至奔逸絕塵履乎

其後則大可為也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

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不期於信而人信之不期於親而人親之無名位而民歸之所謂神化也莫之

然而然此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音余謂審察此心之存否夫哀莫大於

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此以本來之良心不存為心死故可哀若人死特形死而良心未必俱死故次之與

立門以死其情慈之心為心死者不同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

由東西以定南北也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之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人之有心如天之有目萬物待是以成方而不獨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以出入息也萬物亦然有

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人待日之出入為出入造化之於萬物亦如是待日

者機死也待日行虛也一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也

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一受造化之爐鑄便為軀殼

盡皆由心逐於物日夜無一隙之暇則又薰然其成形知命

不能規乎其前邛以是日徂凡人之有形者皆有命也不知命

雖至大盡之日而未必合乎規矩邛當薰然成形之始知命

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音余交臂得其象貌也

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

肆也著者形骸也所以著者不規之圓神也著者有盡雖滯於

遂求之於有如上文言亦言辯亦辯言道亦言道所以絕塵

不能得道也肆為市馬之處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三 牛集十一

忘佩服也隨體黜聰是甚忘也吾嘗語汝使雖然汝奚患焉

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雖然汝奚以忘乎其後為患忘之

者真性也忘其所忘不忘其所不忘則無孔子見老聃老聃

新沐方將被髮而乾音慈然似非人嗒然似喪孔子便而待

之少焉見曰邛也眩與音余其信然與明又信其為真然也向

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藏精蘊神忘

外物去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物初乃未始有物之先遊孔

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言擬知而心已

又辟辟卷不開也離心忘言斯近嘗為女音議乎其將將來

且然而未必然至陰肅肅陰修至陽赫赫陽舒肅肅出乎天

陰根也赫赫發乎地陰陽根也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陰陽媾精萬物化生

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物生之大綱可見而其細紀莫可見消息滿虛滿虛即一盈虛也

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

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

消息有數晦明有常謂其有作為也而不觀其功用生則萌於恍惚死則歸於窈冥無端則莫知其始無窮則莫知其終非有為物之初者孰為之主張乎是哉

孔子曰請問遊是請問遊心於物之初者何若老聘

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命者天下之至

美道者天下之至樂先了命而後了道故能有美則可以有樂二者必至人斯能兼之孔子曰願聞其

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

其大常也其於死生如獸易藪魚易水暫爾小變又何疾焉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人莫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三 牛集十一 上二二八

不有大常知大常者喜怒哀樂不能入矣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

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

能滑音骨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凡人每以生為常死為變至

哀樂不能入豈惟死生凡天下萬物之出機入機視之皆一道也得其一則萬物之榮枯亦與吾之生死同耳且等四支

百體為塵垢等死生終始為晝夜而莫能滑吾之棄隸隸皂臣

也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凡人棄軒冕者猶有為名之

隸如泥塗必知我身之貴於隸矣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

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隸可棄而身不可棄身

有小變豈以所賤而失吾所貴哉萬化無極亦奚足以孔子

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音脫焉

孰有能離言論以求道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汭音酌也無為而才自然

矣水之善利萬物豈有所造為惟順其才之自然而已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

焉不假修為而自能物物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

此種學問無修無證若天自高地自厚日月自照臨川澤酌之而自潤何假於修習而能之哉至人不事作用墮體黜聰

所以亦能物物或問不修之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輪顏氏得心齋孔子

出以告顏回曰邱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音微夫子之發吾覆

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醯雞乃醋中蠅蝶也覆在甕中非夫子啟而發之何以見天地之寥廓哉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

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

音矩員冠者知天時履句音矩履者知地形緩佩玦音決有決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程疏三

三

牛集十一

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

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中國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

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暗指

孔子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于轉萬變而不窮

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按莊子與魏惠王同時去魯哀公百二十年

年此云爾者特寓言耳以下錯舉數事備言無心感人之妙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奚之飯牛

自適已事未嘗有干祿之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

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完廩濟井而不死生動心故足以動人成邑成都師錫堯禪

皆是宋元君將畫圖眾史工畫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

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音舒然舒聞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

使人視之則解衣槃音盤箕礴音裸解羸音裸解君曰可矣神間志定

也是眞畫者也胸中有全畫文王觀於臧地名見一丈夫釣望也而

其釣莫釣謂直釣也非持其釣有釣者也非持其釣釣有所常

釣也常常如此持釣自適而已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

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不忍生民之無主於是巨而屬

音燭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音髯乘駁馬而偏

朱蹄一備號命曰寓而政於臧丈夫庶幾乎民有瘳音抽乎諸

大夫蹙然驚動貌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

之命王其無他言當遵先王之命而不可他疑又何卜焉遂迎臧丈夫太公而

授之政典法無更不變法度也偏令無出無專令也三年文王觀於國則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三番牛集十一

列士壤植散羣壞其所樹之黨不養徒眾長官者不成德不使民見德鯁音庚斛

不敢入於四境他國所解不敢入其境內列士壤植散羣則尙同也無偏長

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不居功也鯁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

心也不懷疑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

乎有心及天下則非自然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

身無聞太公之通恐不知順天命之自然顏回問於仲尼曰文

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

任諸大夫而自任已盡道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文王至德不可議議

彼直循人清於斯須耳蓋循情以用人乃聖人之大權而下不敢以議上又臣子之盛節也列御寇爲伯

昏無人射引之盈貫貫鏑也引弓滿措杯水其肘上前手直而肘平可置

杯水于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發矢適去而後矢復搭者纔去而方來之矢

言定也又寓于弦上言神遠也當是時猶象人也當射之時而身之不動如木偶人然用志之不分也伯

昏無人曰是射之射以巧非不射之射也以神嘗與汝登高山

履危后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后臨

百仞之淵背遂音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山之高后之危淵之

深而不為動者神全而氣定也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

上闢青天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天之上泉之下極之八極且斥之而不變

非強之也中有養耳此所以能審安危之機而自得所謂不射之射也今女怵然有恂音目之

志爾於中也殆矣夫恂目者外巧也中殆者神氣不充足也肩吾問於孫叔敖曰

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三五 牛集十一

之鼻間栩栩音然鼻踵息而不知有養之意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

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

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知來去之無常知得失之非我也我何以過人哉

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不知可貴者在彼在我其在彼邪亡乎我貴

在令尹則與我無預在我邪亡乎彼可貴若在我則與令尹無預方將躊躇方將四

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高視追想于天地之間安知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

之真人知者不得說不為言美人不得濫不為聲盜人不得劫

音劫不為威武所屈伏戲黃帝不得友不為富貴所動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

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音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

濡處卑細而不憊音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其

神可以經山入淵充滿天地 楚王與凡國君坐少焉楚王左

右曰凡亡者三言凡國有三亡徵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

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

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凡雖亡矣而不足以喪吾存此凡君見道之言

也由是觀之凡亡不足以喪存楚未亡甯足以存存乎凡固未嘗亡而楚固未嘗存也明乎凡楚之存亡則世之得喪禍

福皆外物矣此是學問切實受用語

復圭子曰田子方數稱谿工之賢於魏文侯而不稱東郭順

子者何也以東郭順子之為人真人也具人之形而全天之

德視萬緣皆虛幻也襟本來為真切也太虛之中何所不容

藏垢納汙不足貴也而能消垢汙為清淨斯為順子之天行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三

牛集十一 811川

也文侯於是儻然曰失始悟夫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未至

乃形解而不欲動思欲行滿天下無身過也口鉗而不欲言

思欲言滿天下無口過也謂昔之所學者為土梗思欲化臭

腐為神奇不人貌而天行不已也進乎此者其温伯雪子乎

適齊舍魯而不見魯請見之人謂中國之人明乎禮義似彬

彬質其有文也而陋於知人心則不能盡已之性以盡人之

性也後疑其有以振我而見之果不出雪子始之所言矣夫

昔之見我者能方能員而未能忘于方員能陽能陰而未能

趨乎陰陽徒以口舌昭道德而不能以忘言證道德此其所

以見客而歎也仲尼曰夫人以耳聞道不如雪子之以目擊



道以聲聞道不如雪子之以目存道也天下之不可以容聲而求道者幾人哉卽敏如顏子猶求夫子於步趨馳驟言語之間而夫子奔逸絕塵非步趨馳驟之所能及也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位而民歸又非言語文章之所能及也意者道不在口而在心乎故夫子曰人知氣聚則生氣散則死而不知心聞道則生不聞道則死心死甚於人死也人之有心如天之有日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人因之以作息夫人一日之存亡也春日行虛一度冬日行氏四度動植待之以卷舒萬物一歲之生死也夫苟吾爲軀殼之吾惟與物爲役役且不知其所自始安知其所自終今吾爲知命之吾規方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三七

牛集十一  
X L L L

由我而出何前途之不可往夫道有著者則有矣有所以著者則非有矣而必求之於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安得有馬乎故吾不患不得道而患不能忘道不患一人不忘道而患不能與汝俱忘道蓋故吾爲成形之吾不變不化者也不可不忘而真吾爲知命之吾無始無終者也忘者忘而不忘者自不忘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似喪其耦而孔子以爲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何也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故必屏心知杜口言方可與汝議乎其將至人不言已往而言將來未言人道而先言天道至陰肅肅愁慘之象也至陽赫赫發舒之象也肅肅不出於地而出於天自夏

至而下降也赫赫不發乎天而發乎地自冬至而上升也陰陽和而萬物生大綱著而細紀藏消息盈虛其造化之密移乎晦明日月其造化之彰著乎有天道卽有人道生不生於生之日而必有所萌待之以生也死不死於死之地而必有所歸待之以死也一生一死相爲終始無端而莫知其始無窮而莫知其終不有爲物之初者孰能主張乎是哉天下之至美莫如命而至樂莫如道惟至人先了命而後了道故得至美而遊至樂孔子曰顏閔其方老聃曰凡人每以生爲常死爲變而至人視死生爲大常而不動念豈以喜怒哀樂而易心謂天下有萬物而卽有吾吾爲萬物中之一物其與之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三

牛集十一  
六十三

同者榮枯死生之理而不與之同者忘形骸超死生之見而又何有乎得喪禍福棄隸者猶知身貴於隸豈以貴在我者而爲變故所失乎不見有得喪禍福則必不知有喜怒哀樂無心患者自有妙解足徵爲道之至樂矣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其孰能說此道者老聃曰不然天地間無往而非水也人曰取酌焉彼之才自然然而無爲也而無不可爲也至人之德亦猶水之利萬物無修也無證也而物不能離天地不修而自高厚日月不修而自照臨至人不修而道同天地日月孔子出而告顏回曰夫人所處小則知亦小所聞大則知亦大始吾乏於道也其猶醯

雞與止知其中之廣耳向微老子之發吾覆也安知天地之  
大全也幾虛吾一生矣魯本多儒而莊子對魯哀公曰魯少  
儒以儒自有真不在服也公亦知儒服之所取乎冠員冠以  
象天者知天時履方履以象地者知地利帶佩玦以解紛者  
事至而斷有其道者多懷玉而被褐無其道者往往服之不  
衷也公盍號於國曰無儒道而有儒服者殺無赦而魯果無  
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子儒服而立公門公問以國事隨叩  
隨應無不叩而無不應卽千萬而不能窮莊子曰然則以魯  
國而儒者一人耳餘皆僞儒也可謂魯多儒乎吾以是知千  
古以上惟真則能動人也古有爵祿不入於心者飯牛牛肥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三

牛集十一  
X<sub>1</sub>三

而致秦穆公與之政百里奚是也古有死生不入於心者以  
完廩浚井之餘而致陶唐氏之推位虞舜是也古有畫史未  
舐筆和墨而動宋元君嘆其爲真畫解衣槃礴嬴是也古有  
持其釣有釣而不釣者常釣也臧丈人是也文王欲授之政  
恐大臣父兄之弗安欲置而棄之又不忍百姓之無天日之  
所思者臧丈人也故夜之所夢者亦臧丈人也於是旦而屬  
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命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  
民其有瘳乎遂不卜而授之政無變法無專令三年而列士  
壞植散羣足徵無偏無黨上下之大同也長官者不成德足  
徵公爾忘私視國事如家事也黷斛不敢入於四境足徵諸

侯信其不欺視吾國如彼國也文王於是尊之爲太師問之曰此政可以及天下乎文王乃無心爲民之言而臧丈人則疑其有利天下之心遂不應而夜遁顏回曰文王其猶非至德耶又何必以夢爲言也仲尼曰凡人見其偏不見其全斯可譏議而文王聖人也慮無不周已盡之也又何可論刺焉彼直以順人情於斯須耳而其深意固非末學之所能識也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弓滿鏑肘平矢速身如木偶自謂得射之道矣伯昏無人曰射有巧有神汝今是射之射巧也汝得之矣有不射之射神也汝猶未也試與汝登高履危虛實相半若能射乎御寇伏地流汗安敢射也伯昏無人曰夫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二

學

牛集上二  
八十三

至人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橫無入極故安危不入於心而能爲不射之射今汝猶以目而窺見上下四方神氣不足故安危皆得以入汝之中而不免於殆矣孫叔敖三爲令尹而寵辱不驚以致肩吾之問孫叔敖曰吾非能過人也獨聽來者之自來不得而卻之則得非我也去者之自去不得而止之則失非我也此其所以不喜不憂也且忘貴賤亦忘彼我貴果在令尹耶則不有我矣貴果在我耶則不有令尹矣方將躊躇凡物之去來猶是也方將四顧凡人之得喪猶是也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問之曰古之真人忘言語忘聲色忘威武忘帝王視死生如旦暮也况爵祿乎若而人也其

神可透山入淵其氣可充天滿地其養可處瓊尾而不挫此特不失其先天之元神元氣耳真人以此道教人而神愈王楚王與凡君坐楚人謂凡有三亡徵凡君曰凡之亡也有不與之俱亡者不足以喪存楚之存也而有不存者不足以並存由是觀之凡之亡中有存而楚之存中有亡則謂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亦宜明乎凡楚之存亡小則齊得喪大則亡死生視墮支體如委蛻也非目擊而道存者安可與語此理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聖

牛集十一